「正照风月鉴」与精神污染

秦水 赵炎

《红楼梦》十一回和十二回写贾瑞见了凤姐起了邪心，却又不能得手，被王熙凤设下相思局，病倒在床，无好药来治，又整日思念凤姐，病势一天重似一天。忽然这日有个跛足道人化斋，口称专治冤孽之病，交给贾瑞一个正面反面皆可照人的镜子，为“风月宝鉴”。言称这物是太虚幻境警幻仙子所制，单与那些聪明俊秀、风雅王孙等照看，一再叮咛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背面，要紧，要紧。说毕，扬长而去。谁知这贾瑞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髅骷儿，就是骨头架子立在那儿，贾瑞骂那道士混账；用正面一看，只见凤姐站在里面点手儿叫他。他想入非非，病情愈来愈恶，只听见“叭嗒”一声，镜子掉在地上，他呜乎哀哉了。

“风月宝鉴”虽然是曹雪芹的艺术构思，但一个人整天想的是歪门邪道，不干正经事，却可毁人一生。淫书淫画正象那正照的风月鉴，引诱青年走邪路，轻则茶饭无思，损害身心健康，重则走上流氓犯罪道路。一度在社会流传的手抄本，引诱青年人在工作学习上分了心，最后变了心。

有些青年走上犯罪道路，有些干部，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盗窃，腐化堕落，有的就是从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看淫书淫画、黄色录像，看手抄本逐渐滑下去的，而且越滑越快，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一步步走向深渊。消除精神污染，也是救人，对那些走上迷途的人是一针清醒剂，使之消除精神污染，走上光明大道。

上任之初（小小说）

西安冶金机械厂 马养奇

也许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不习惯，他紧张得了不得，嘴唇动了动没出声，目光没处搁，心里发慌，头上冒汗，干脆把胸前的扣子解开……咳！咋回事？去年的这个地方也是这么多人，自己不是还劈哩啪啦甩了一顿“响鞭”么？那天，老厂长薛征话音刚落地，就象往常一样，大家又是一阵啧啧赞叹，有人满意地打着“响指”。老厂长呢，眉宇间也蠕动着得意的笑纹。这时，他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工程师，忽然勇敢地站了起来，初生牛犊不怕虎，呵，喀哩咔嚓否定了老厂长的意见！好大的胆哟，当着薛厂长的面，全厂中层干部的面，提出了自己对机修厂改造的建议。与会者一听，都被他的发言惊得吸了一口冷风，自觉不自觉地把目光集中于薛厂长一人。

薛厂长呢，开始脸越拉越长，然而，听着，听着，面有喜色，随之，颇含深意地望了他一眼，点了点头。然后把手举起，当众表态说：“下一步咱们就按文工程师的意见办。”

“文工程师领导老厂长呢！”人家这么说，老厂长一笑置之。

今天，文志明作为刚上任的一位副厂长，他又重新站在了这里。但是与那天提建议相比，没有一点派头！他是那样焦急，那样不安，那样手足无措。举动真象个农村姑娘，忸忸怩怩似的。“开个啥会吗？”有人小声议论。”“开了个哑巴会。”又有人小声作答。

原来，文志明一上任就发现厂里的劳动纪律松弛，特别是一些中层干部，不遵守厂里的规章制度，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样的领导，怎么能带领职工完成生产任务呢？老厂长发现他话到嘴边不敢讲，却在心里打怵，是啊，这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同志，他咋好意思开口批评呢？薛征看在眼里，小声对文志明耳语：“壮起胆子来！只管把话说透，谁不服气有我给你压阵！”这是一个老同志的心愿啊。终于，文志明发言了，把那年今天的痛快劲拿出来，象打机关枪一样，点了几个人的名字……

老厂长薛征马上接住文志明的话尾，“噔”一声站立起来，用目光扫视了一眼会场，一字一板说：“安静点，请大家安静一点。刚才，文厂长讲的我赞成。我们共产党人讲真理，不讲资格，我薛征有缺点，文厂长同样可以批评，大家也要支持他的工作才对啊！”

文志明眼睛潮湿了……

“开拓者”征文

建筑工的气质

宝鸡 省建七公司 弓弦

那是钢筋的坚韧顽强，
脚手架、方砖的集体思想；
是卷扬机输送的精确音符，
是劳动计划指挥演奏的雄浑乐章。
那是鸽子般纷飞的汗水，
马达的轰鸣和清越号子的交响；
是天南海北、早春、寒冬，
所赋予的豪迈、奔放、粗犷。
那是在每日的艰险攀登中，
立刻燃烧的深沉目光；
是塔吊巨臂上沉甸甸的责任呵——
是一层层的希望正在升向金橘般的太阳……

人有尽时（散文）

甘肃 徐光明

他溘然长逝的消息，像倏然飘飞来的一片乌云，遮住了我心头的阳光，不禁使人黯然神伤。

我在戈壁新城那座大型企业里当专职新闻干事时，他是基建处资格最老的油漆工。技术是最棒的，可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可以对外宣传报道的突出事迹，仅仅因为“娃他妈”是基建处的工程师，我才跟他慢慢地熟悉起来。听说，他爱说、爱笑、爱唱，连一点儿大工匠的架子都没有。老同志不喊他的名字，新同志也不称他师傅，人们喜欢叫他戚老头儿，似乎这样更亲切更自然一些。

头一次在厂区马路上碰到戚老头时，他的徒弟白丽萍指了指我，说：“那是咱们张工的老头子。”戚老头儿冲我笑了笑，用秦腔的韵调儿唱道：“娃他爸，听我说！……”下面是信口编的几句开玩笑的话，逗得大伙儿哈哈一笑，他便蹬着装满玻璃、油漆的三轮车渐渐远去了。

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他年年月月蹬着三轮车跑施工现场，哪个工房里都有他粉刷的墙壁，哪座大楼上都有他油漆的门窗，哪家窗户口都有他安装的玻璃。他平平常常，没有什么惊人的业绩，就是那么说着，唱着，美化着十里厂区，美化着戈壁新城。而他自己的生命之泉却悄悄地干涸着……

两年前，我调到省城当记者。有一天，外出采访时，在大街上跟戚老头邂逅相逢。他的儿子拉着我的袖口，往路边扯了扯，压低声音说：“食道癌，到省医院来复查一下。”

眼看着他人生的风帆将落，生命的火烛将熄，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然而，戚老头儿倒迸发出一串笑声，他指着身材高大的儿子对我说：“有人接班了，我死也要唱着、笑着死去。”

前些日子，听厂里来的人说，戚老头儿临终前，想看一看小孙子，当儿子把小孙子抱来时，他两眼怔怔地望着，嘴唇动着，究竟是说什么，还是唱什么，人们也分辨不出来了。

在清理遗物时，人们发现在他的枕头底下有一张纸条儿，上面写着几句简短的遗言：“我已经在这里扎下根了！生前普普通通，死后把我的骨灰撒在凤凰山上，让我变成一棵小草，给大西北添一丝绿吧。”

什么样的力量才能支撑得住他那不倒的信念呢？

墨梅（国画） 樊昌哲

我是机线员（散文）

咸阳市邮电局 刘洪蕃

有人说我们是属猴的，也有人叫我们是爬杆的，然而，我就是我，我是一个机线员。

条条银线是我们架设，条条电缆是我们接通；为了保证通讯的通畅，我们的工作更繁忙。爬上每一根电杆，擦拭每一个“瓷瓶”，察看每一条电缆，检修每一部话机；电杆斜了，是我们扶正；通讯中断了，是我们及时接通。

看，我们足蹬脚扣，腰系保安带，多么象即将出征的武士？不，我们是已经出征的战士。虽然我们是每天八小时工作制，但却是每天二十四小时的责任制。哪里电话不通，那里就有我们；哪里通讯中断，我们就在那里出现。哪怕是风雨交加的黑夜，同样不能阻挡我们出征。一身泥水一身汗，换来了通讯的畅通，迎来了初升的太阳。

就是这样，我们天天重复着这些单调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杆下杆，查找阻障。枯燥吗？乏味吗？不，这就是机线员的工作——这是我引以为自豪的。

早晨，我拉响汽笛

汉中棉织厂 尚巾

手托太阳和时间，
早晨，七点钟，
我拉响汽笛。
怀着奔驰的追求，
把热情和希冀传递。

笛音是力量，
连着生命跳动的因子，
冲入灿烂的晨曦。
笛音是神经，
把大家紧紧连接在一起，
向终极的目的奋斗不息。

早晨，我拉响汽笛，
用希望的鸣叫，
演算今日时间的方程，
谱写沸腾生活的交响曲。

祖国

——一位青年工人的话

太白咀头中学 赵森

祖国——
我没有唱给您动听的歌声，
更没有献给您成熟的鲜果。
您生气吧？
作为您的不肖之子，
我把为儿的内疚不安的心——
交给了夜晚不熄的灯火……

王充与《论衡》

王充(27——104)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少年时曾游洛阳太学，拜班固之父班彪为师，好博览而不守章句。曾任郡功曹等小官，后罢官家居，从事著述。代表作有《论衡》一书。

在哲学上，王充以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反对宗教神秘主义，对汉光武帝刘秀所提倡的讖纬之学进行了大胆的批判。王充没有专门论述文学的作品，但在《论衡》的《自纪》、《对作》、《案书》、《须颂》、《佚文》、《超奇》等篇中，时有论文学的话。他认为文章应有用于世，要“劝善惩恶”，反对“美而无采”的“丽文”，反对“浮华”、“众多”，提倡“实核”、“要约”；特别反对“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说”的“虚妄”之“空文”，甚至排斥汉代辞赋，认为司马相如、扬雄的赋颂是“不觉知是非之分”的“锦绣”之文。

（钟涵）

文学小辞典

诗语

曲庆玮

诗是揭示社会、表现时代的一种最集中的艺术形式。

因此，诗首先要追求时代的美和生活的美。

诗的艺术魅力，不仅来自形式美，重要的是来自内容美。

这个内容便是：每一个诗人必须具备的爱国心，民族感。

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出于宋代林逋（和靖先生）的《梅花》诗。它将梅花写得出神入化，一直受到人们的赞赏。严冬祁寒，百花凋零，天地间傲霜凌雪而开者，梅花也。其枝杆横斜逸出，影子疏朗，映在清浅的水中，别是一番佳趣，自显志洁，而骨中香彻，其气在朦胧的月色里飘散了出来，更显格高。疏影暗香四字，已赋梅之神韵；「横斜」「浮动」四言，活显了梅之动态。这两句思妙构巧，撷华采英，遂擅千古之奇。无怪乎后人诗赞梅花曰：「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

（杨珅）

诗海采珠

金河的小舟

商县总工会 郭晓刚

静夜，一街橘黄的灯，
大街变成了金河。
清洁车象小舟从上面划过，
扫帚当桨，慢慢地拔。

此刻，城市尚在甜蜜的梦乡，
他们的小舟却默默地工作。
载走白天遗下的污物，
洒下滴滴热汗，滋润那明天的快乐。